



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La philosophie allemande classique

德国古典哲学

[法] 贝尔纳·布尔乔亚 著

邓 刚 译

高宣扬 校

 人民出版社

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La philosophie allemande classique

德国古典哲学

[法] 贝尔纳·布尔乔亚 著

邓 刚 译

高宣扬 校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古典哲学/[法]布尔乔亚 著 邓 刚 译

高宣扬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

(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ISBN 978-7-01-012377-6

I. ①德… II. ①布…②邓…③高… III. ①德国古典
哲学 IV. ①B5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042 号

原书名:La philosophie allemande classique

原作者:Bernard Bourgeois

原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著作权合同登记:01-2010-7835

德国古典哲学

DEGUO GUDIAN ZHIXUE

[法]贝尔纳·布尔乔亚 著 邓 刚 译 高宣扬 校

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1

字数:12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2377-6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中文版前言

人们可以将出现在德国的哲学视作一种德意志哲学，完全德意志的，但无需同时带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哲学观，就这点而言，若否认哲学的普遍性使命，无异于否认哲学本身。因为，哲学意味着，存在和世界的普遍意义，包括二者的全部规定性，也包括人所建构的规定性。就此而言，哲学应该作为一种普遍的思想而展开自身；哲学使得人们在其文化教养之上再加以提高，人们的文化教养总会有着时间和地域的特殊性，因此，把这种文化教养的社会政治维度给相对化了。由此，产生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张力，这种张力在苏格拉底那里已经凸显出来，虽然这种张力有时能够使二者相互促进。

然而，如果说一种文化最终在表现文化自身的哲学之中来超越自身并且在哲学中否定自身，那么也仍然是在哲学之中，这种文化作为这种否定的主体，最终肯定自身。每一种文化，都根据自身的风格来否定自身，并通过哲学上升到普遍性，这种上升也仍然带有其特殊性的标志。但是，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调和之中，普遍性获得了具体的、平和的肯定。这样来认识和欣赏德国哲学，就不再是理解为摧毁哲学精神的某种民族主义，虽然这种民族主义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德国

文化的自我肯定进程中曾经成为重要的问题。

确切地说来,西方哲学,原本可以说是欧洲哲学,直到19世纪才开始承担起民族的定位。这是一个各个民族国家普遍被唤醒的时代,是由法国,这个欧洲的最古老的封建制国家,通过1789年的大革命激励和迫使各国都开始考虑其民族命运。革命的法国,凭借启蒙运动的普世主义的哲学,在解放法国自身的同时,想要使法国成为世界的典范。民族的概念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在欧洲是通过哲学传播开来的;当各国也变成哲学的,哲学也就变得更加民族化,不过仍然肯定的是,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这种哲学仍然忠实于其哲学的普遍使命。于是,这种哲学很自然地,就意识到了自身的民族境况,并且,通过对自身的文化活动的反思,就变成了一种特殊化了的哲学之哲学,尽管仍然有着普遍化的意图,以及一种对哲学的历史中的存在进行批判的哲学。

在法国,哲学变成了政治,而德国作为法国的邻居和见证者,展开了一种关于具体的哲学史、扎根于民族的哲学,成为这种哲学本身的核心时刻。康德,费希特,尤其是黑格尔,建构了这种关于哲学史的哲学的自身意识。康德把他所进行的哥白尼式的思想革命与法国的政治革命相提并论。费希特,把这种对比,视作标志着人类的解放的某种精神共同体。但是,正是黑格尔,哪怕在他与法国大革命(他年轻时赞赏革命)拉开距离的时候,仍然在以最具体的方式,对这种政治的实际历史与历史演变中的哲学本身的内在关系加以分析。任何一个哲学家若想要进行哲学史的工作,都不可避免地要把黑格尔的贡献考虑在内,不论就理论还是实践,作为一个哲学家式的哲学史家,黑格尔都堪称典范。



因为,关于历史,黑格尔有一种哲学的构思,而关于哲学他又有一种历史的构思。——说到他的哲学家式的历史观,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哲学的课程,并不是关于历史的课程。他预先设定了存在一种实际的、已知的历史、历史学家的历史,他的努力仅仅在于把重新把握历史的意义。所有的历史意义,作为方向,都获得了一种起点和终点的差异,起点和终点的同一是通过某种过程来实现的,这个过程最终使起点和终点互相调和。相对于实现其同一性的终点,起点把差异再次呈现出来,既然差异,就其最初意义和普遍意义来说,只是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差异,那么意义就把二者(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差异性等同于二者的同一性。二者的差异性,使差异从属于同一性(在这种同一性之下,意义的整个过程得以展开),这种差异性就表现为某种外在的潜能,某种命运;而另一方面,二者的同一性,则是把某种差异性整合到同一性之中,这种同一性就是自由地处在同一性之中。在历史之中,这些差异就体现诸多个体的人,当意义是历史的意义时,这种意义对于这些个体的人就意味着他们在其生存的总体化过程之中慢慢地、渐进地获得解放。历史是关于自由的历史。

然而,这种意义,并非在世俗的感性现实之中实现的,而是在思想之中为其自身才得以实现,实现这种意义的总体化过程同时也就是在历史之中的哲学,观念中的哲学史。当然,人是一个整体的存在,人的实际历史生命(社会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与人的观念历史生命(哲学的),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必须精确地说明这种联系,也就是说,这是哲学史的特别要求。我们继续追随黑格尔,毫无疑问,他也是哲学史上

的眼界最为开阔的哲学史家,毫无疑问也是最伟大的哲学史家,因为他是一位眼界最为开阔的哲学家,哲学的意义就是哲学本身,哲学本身是意义的最高峰。

黑格尔构思了一种总体的哲学史,并将其重新嵌入到实际世界的历史之中,而实际世界的历史的领域当然是国家组织的共同体的领域;实际上,在黑格尔看来,唯有国家这种机构,能够保证由思想实践和文化精神活动所获得的和平。但是,这样一种哲学的实际的总体历史,同时也允许某种纯粹关于哲学的、哲学化的观念史。这就是在黑格尔的贡献中特别要强调的两点。

黑格尔的关于哲学的历史哲学,把哲学放到人的具体的存在之中,特别是人的文化存在之中。哲学赞扬它所扎根的这种存在,而这种存在立足于宗教生活以及社会政治生活。它通过内容来把握宗教生活,来把握存在的、某种程度上当然被神化的、普遍的绝对的内容;通过形式来把握社会政治生活,这是人特有的自身肯定的形式。社会政治生活,培育着人的责任感,在人的自由本质之中使得哲学思考的行动成为可能——在西方,哲学诞生于古希腊的民主城邦,这种民主乃是哲学的积极条件。但是,民主的消极方面,也使得哲学成为必然,古希腊民主所引起的无序和厄运,使得公民们想要逃避这种民主,但是为了进行思考这些现象,而并非简单地在一个理想化的超越世界之中以宗教方式进行体验——正是在民主制的衰败之中,希腊人开始其哲学。只有当某种社会政治结构开始让人备感不适时,密纳瓦的猫头鹰才开始起飞。并不是在任何历史背景之中,哲学都可以取得其可能性和现实性。但是,唯有重新置入到普遍历史之中,哲学的现实性才有可能



得到理解,然而这也丝毫不意味着,哲学仅仅只是那些在文化之中完全非哲学的东西在意识形态之中的简单效果和反映。

哲学也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虽然哲学远远超出了对历史的现实性所作的哲学之外的因果解释,而是在对真理的理性辩护的自然生成的秩序之中来建立这种解释。因为这样一种秩序,最终控制着每一种哲学的发展以及各种哲学之间的相续,从而能够并且应该重构出一种有关哲学的、纯粹哲学的理性的历史。哲学,乃是在其社会政治的全部现实性之中、对文化世界的自我否定的一种表达,哲学要解释那些无法继续忍受的残酷现实,并拿出一个与之对立的、更合乎理性的、不那么矛盾的世界,而关于这个更理性的世界的理念也随着相应的历史建构和理性辩护而不断变迁。哲学完成了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在设定新世界、颠覆旧世界的同时,也就构想出了新世界的意义。正如黑格尔所写的,当观念发生革命,现实世界也将发生改变,行动理由(*les raisons d'agir*)将变为历史的真正原因。

显然,这些行动理由只有在包含了历史因果性之后才是有效的,而历史因果性只有通过这些行动理由才能取得进步,哲学就是关于这些行动理由的系统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史,作为一种哲学化的历史,就成为世界史的最内在的核心。因此,对于世界史的兴趣,使人们有理由对某种关于哲学的哲学史产生兴趣。真正的、具体的现实主义思想家,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片面的,而是知道观念的效力。他也知道,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人不管做了什么,都要找个理由,因此他是通过理由而行动的,就此而言,每个人都有着成为哲学家的使命。哲学史,也就是这种使命的最终实现的历史。

当然,这些理由有可能是坏的理由,或者是错的理由,但是这些仍然是理由(理性),因为它既是批判的,又是总体化的:它是批判的,因为它是总体化的(要超越特殊化的、个别化的肯定);它是总体化的,因为它是批判的(总是把批判的观点和被批判的观点联系在一起),这将可能导致某种不足与神秘化。哲学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理性的严格运用之外的东西,这种理性使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哪怕他们观点不一、彼此对立,从而以渐进的方式来建构真理。无论概念的诞生和概念的各种联系所诞生的背景处境如何,这些概念都建立了一种秩序,而这个秩序使得处在普遍哲学内部的互相对立的各种哲学,甚至在这些哲学的内部的处于对立各种主张,都得以互相联系在一起。

黑格尔在人类和各民族的实际的社会政治宗教的通史之中嵌入哲学思考,但他所想要表达的正是上述这种普遍哲学,他在他的讲演录中展开的正是这样一种哲学化的历史。黑格尔在此特别注意各种哲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基础,而且把这些哲学呈现为一种唯一的理性的发展之中的不同时刻,这种唯一理性所追求的,乃是在其自身的秩序之中,以逻辑的、超历史的辩护方式来建立起真正的思想秩序。当然,在黑格尔所用以设想理性秩序的方式之外,也存在着其他方式,如法国哲学史家马斯亚尔·格鲁(Martial Guéroult)^①所爱用的表达。在哲学史,各种哲学史写法层出不穷,这种多样性证明了,理性的秩序能够以多种方式来理解,但是所有的方式都赞同的

^① 格鲁(1891—1976)法国著名哲学史家,以17世纪哲学研究著称。——译注



是,虽然多实现秩序的方式的多样性还有待争议,但是,即使在最关心人的现实性的哲学家那样,这种秩序的观念也使得一种关于哲学及其历史的一种纯粹哲学式的实践成为可能。

这本小册子处理的是前古典时期和古典时期的德国哲学(也就是说写到黑格尔逝世为止),是一本微不足道的德国哲学史——很有必要扩展到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所取得的最新发展——这本书并不想要成为黑格尔式的。简单地说,这本书的合法性来自于黑格尔的原创性的典范,黑格尔的计划是想要成为一种表面看来很抽象的哲学史,然而这种哲学史想要涵盖各种各样的哲学家,包括那些不属于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从而寻找到一种理性发展的理性化的、合理的意义。这种哲学史乃是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哲学史有着某种哲学的意义,除了黑格尔之外还没有哪个哲学家曾经如此有力地肯定这一观念。至于这一意义的内容的规定性,哲学史是要禁止对其进行教条化的处理。同样地,更确切地说,关于在德国所展开的德国特色的哲学也是如此,不能教条化。在费希特之后,黑格尔,以及在19世纪的另一个极端的尼采,以及其他的人,都对德国哲学之中德国特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普遍化。

我们还要说明,对普遍的肯定,必然地是特殊的,在哲学家那里,这种肯定认识自身,并且希望与其他相协调:这不正是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之一——莱布尼茨,在定义人类精神时所创立的么(他把精神性的单子定义为对普遍的个别性的观看)?对于人的个体的个别性如此,对于文化和民族的特殊性亦是如此。在意义的多重建构的统一性的关怀之中,理性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肯定自身。这样,在德国哲学的形式

和内容之中(形式与内容总是联系在一起),找到一些特殊化的特征:不可知论,辩证法的倾向,总体化或者体系化的风格,将肯定自身与肯定大全联系在一起,如此等等。这些都应该从他们的作品中加以澄清。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做的贡献,使得德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之中三个最伟大的形象之一,即,在古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之后,接下来是法国哲学的笛卡尔革命:本书所要研究的对象,正是第三个时期,从康德到黑格尔这一伟大时期。

这本书能以中文面世,使我备感荣幸。我要特别感谢高宣扬先生,感谢他的殷切意愿,决定了此书的翻译事宜。同时感谢本书的译者邓刚先生。

贝尔纳·布尔乔亚(Bernard Bourgeois)

目 录

Contents

中文版前言 / 1

导 论 / 1

第一部分 从德意志哲理到“德国的” 古典哲学

第一章 德意志哲理 / 7

第一节 基督教的中世纪与德意志哲理 / 9

第二节 宗教改革与德意志哲理 / 20

第二章 “德国的”古典哲学 / 32

第一节 莱布尼茨 / 34

第二节 启蒙运动 / 49

第二部分 德国古典哲学

第三章 康德 / 61

第一节 哥白尼革命 / 61

第二节 理论理性的哲学 / 67

第三节 实践理性的哲学 / 77

第四章 从康德到黑格尔 / 85

第一节	对康德理性主义的批判	/ 86
第二节	费希特	/ 90
第三节	谢林	/ 99
第五章	黑格尔	/ 109
第一节	思辨哲学的观念	/ 109
第二节	直至思辨的现象学提升	/ 113
第三节	百科全书式的思辨内容	/ 122
结 论		/ 129
附录:	《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与意图	/ 132
译者后记		/ 151

导 论

德国古典哲学是哲学首次对自身加以反思,哲学的目标在于形成一种一般的、普遍的关于人的普世论述(discours),然而这种论述却往往深深地扎根于某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哪怕它努力想要摆脱这种特殊性。德国古典哲学正是被视作这样一种关于人的普遍论述,被视作一种能够将所有人上升到人性高度的反思,因而享有盛誉,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授。然而,这样一种纯粹德意志的古典思想,乃是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结果,我们首先要简略地指出这段历史的几个关键时刻。

在这段历史中,德国古典哲学的源头是一种德国思想,这种思考是在规则化的、普遍可交流的严格论述的古典学科之内发展起来的,正是这种思想建成了本来意义上的德国哲学。哲学不再是由其内容或者对象来定义自身的,实际上,哲学乃是由其论理的、理性的论述方式和形式来定义的,正是这种论述把朴素的、任意的直观和想象都解放出来。因此,必须将德国古典哲学的形成史的第一阶段的特征描述出来,这个阶段不是某种德国哲学(une philosophie allemande)的时期,而是

多种德国哲理(*des philosophèmes allemands*)^①的时期。哲理(*philosophème*)这个词,人们理解为,某些概念,就其本身而言乃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但是却借用某种严格说来并非哲学的文化形式来加以表达,在这些文化形式中理智(*l'intellect*)当然获得了肯定,但是同时也因为倚重于自然的、神话的、宗教的想象力而使得理智变得游移不定。这个时期始于中世纪全盛时期,完成于首位“条顿哲学家”(*philosophus teutonicus*)的出现,即雅各·波墨(*Jacob Boehme*);即使到了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到其巅峰时期,都仍然承认波墨对古典哲学进行了前古典式的预示,或者严格来讲,前哲学方式的预示。

在17世纪,在四分五裂的日耳曼诸国,在西欧所开创的古典主义哲学渐渐地传播开来:这种古典主义,随着笛卡尔的伟大开端,陆续地在法国、英国和荷兰等地出现。于是,在德国思想之中也开始形成一个法国式的、严格的唯理论学派,跃居于特殊的、朴素的传统之上,而莱布尼茨则标志着德国思想上升到古典普世论述的顶峰,因而享有盛誉。随后,18世纪通过“启蒙”(德国启蒙运动)这一带有普世主义色彩的伟大运动,将莱布尼茨的原则加以充分发扬。在这个阶段(第二阶段),德国思想变得相当哲学,并且,通过伟大的莱布尼茨,前古典时期的伟大遗产的许多内容得以服从于唯理论的普遍形式,这种唯理论作为某种普遍文化的表达,目的是要把当时的欧洲思想界整合成一致。于是,一种古典哲学就在德国发展起来了,但是,就这种哲学所处理的主题而言,却并非纯粹

^① *Philosophème* 这个术语,来自希腊语,意指某种观点、理论、主张、方法,姑译作“哲理”。——译注



德意志的。

在某种非古典的德国“哲学”阶段之后,接下来是某种非德国的古典哲学,基于对这种双重遗产的整合,于是就出现了德国古典哲学,我们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对德国哲学史的概括。从康德到黑格尔,更确切说来,从 1781 年《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到 1831 年黑格尔去世,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经历了文化的特别时期,它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中的第三个黄金时代——首先是公元前 4 世纪,普遍哲学的希腊世纪,其次是笛卡尔革命之后的法国世纪——德国哲学构成了最后一种古典主义哲学。前古典时期的日耳曼天才们通过各种哲理(philosophème)试图表述的内容,乃是存在以直观的方式被包含在大全(tout)之中;而笛卡尔所赋予哲学论述的古典形式,即遵从知性(entendement)的方法论要求,在超越上述二者的局限的同时,内容和形式在理性(raison)之中会合,这种理性得以(通过知性)以推论的方式来建构(被直观到的)大全(le tout),也就是说根据一种体系的风格来进行从事哲学。康德的新哲学作为对实在(le réel)的理性之领会,上升为绝对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康德强调了对世界的注意力(attention au monde)和经院方法(démarche scolaire)二者之间的必然和解,哲学的“宇宙概念”(concept cosmique)和“经院概念”(concept scolastique)之间的必然和解。黑格尔则宣称,在绝对科学之中、在“绝对认识”之中,这样一种尘世生活与经院活动的相等已经终结。于是,有人出来反对黑格尔的论点:一切完成都将取消它所完成的东西!有人则认为,世界只能在阶级中得到揭示,哲学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成为大学教授,像几位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都仅仅只是大

学里的教授。

黑格尔去世之后,德国哲学仍然牢牢占据着统治性的地位,但是这种德国哲学,或者说“泛德国哲学”,总是许诺一种美好的普遍命运,再也不是古典式的哲学。哲学离开神秘化的阶级及其理想性,循着彼此各异、相互冲突的不同道路,对思辨理性加以揭露和批判,追求的乃是与世界的关系的活生生的实现。马克思、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尼采,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形象,一代又一代的信徒或者门徒,不断地尝试着想要把后古典时期的德国哲学上升为古典,然而这些尝试最终皆走向悖论。